楊子折衷

楊子折衷卷之五

門人靳水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illegible]樂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汩汩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妙

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

以汨汨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言水可謂取義穿鑿矣慈湖平日不喜人動意今於水又言其動何耶是遁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不思識之識個甚麼只說不可思不可言不知思言個甚麼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即
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
知與仁皆言覺又云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皆禪之
宗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
爲有知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即道是謂道心
無體無方淸明靜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
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
而非爲也世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
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

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已德
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為也故忘食此惟
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為之妙固無始終無今
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乎至矣子又曰我學不
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
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觀此譊譊多言與孔顏無言如愚之道大異是何氣
象云云皆是禪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

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氷炭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

所謂者之豪

此節近是只惜其大本錯了所謂虛不校者又走別處去矣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爲

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

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荅而我空空無所有無

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巳竭矣盖詳言

胷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

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

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

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

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只落一箇無字便解聖言還就巳見惜哉侮聖人之

言也聖人通達萬變通乎晝夜而知豈可言孔子有

知則無以爲聖人有知則有意乎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荅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知卽知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今如此說逈詞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綱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釋者不禮君王父毋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至此蓋因以空無爲道但有這些秉彛不可滅者萌動便以爲動意便以爲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無恙矣

終日往進退之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言得定不若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本心常中常正而進退兩忘矣慈湖不知出此

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

此數語决非聖人之言秦漢間好事者爲之而不審其不類也四時神氣分天地言之而又以風雨霜露屬之天以神氣風霆流形發生屬之地皆非也夫神氣無不貫通厚地地何以載之天地間無非神氣而

獨以風霆言之何耶易言品物流形而此獨言風霆
流形豈獨風霆能流形而風雨不能耶又言庶物露
生豈上文皆是隱藏至此而後露耶文理皆不成矣
何亟稱之而不知其不類也可謂知言耶
意欲不作淸明和融爲愛敬爲慱愛爲敬讓爲不
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
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
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
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
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

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
也
一精一粗皆理之自然也今以分粗精者爲意物有
一與十百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欲無十百千
萬皆虛無宗指

人心無體無所不通

心之中正即本體也何謂無體無所不通盜跖與堯
舜皆然但堯舜之無所不通者得其中正故天理渾
全而爲聖盜跖之無所不通者不中不正故人欲橫
流而爲惡豈可不分孝經之言無所不通指孝弟之

至耳與慈湖言同而指異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往往如是葢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巳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

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

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絶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

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
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
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
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
於愽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
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
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
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
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
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
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
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
反以作意爲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
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善可以

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　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璽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宜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

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不知尊信大學之書是未嘗知學也程氏兄弟學得其宗故同有得於大學之書慈湖疑之惑矣陋矣昔吾五十時讀庸學於西樵山忽一日疑孔門之學只是一貫今大學何以有三綱領八條目疑孔子之學一傳至曾子即失矣復取大學古本白文熟讀之乃知明德親民說此學體用之全心事合一之理又云在止於至善又知前二者總會都於止至善上用功止於至善只一體認天理便了千了百了明德親民皆了原是一貫之指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功至格物又自物格順推其效至天下平雖

上推下推來推去都只在格物上用功格物即止至善之別名原只是一貫之指推便如此推非教人逐節做功功都在格物上也上文知止一節即知行並進即其功夫也慈湖未得此個大頭腦只見如此節目而厭之遂以爲支殊不知言語有節目只是一段殊非七段八段兩段三段只是一本殊無二本三本也慈湖乃疑正心誠意之非而不知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懥之語而不知心不可以有所也其爲此言自與絕意之說矛盾矣又疑止於仁之五語而不知敬止則一而所發有五也何

得爲知言何曾埶見二程脚扳耶可見其用心尚未
精尚茅茅茅草草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知於此章
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
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
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
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
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
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

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所謂恐懼好樂憂患正謂不好的如無意亦是不好的餘辯見前不知格物是不知學之頭腦也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

足發明愼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愼獨
乎疎脩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
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
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
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愼獨之學觀此章大著草
了此章正直指小人之誠有不可欲滅者猶孟子指
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欲人於這善端之
微處涵養故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似是
都無善端了見君子之時猶皆知掩不善而著善其
自視恐恐如畏人見其肺肝此無所盜而爲者此何

以故耶乃其所得於天這些秉彝終不可泯滅乃誠之在中而形外發於見君子之時也此一點善端獨知之理也能培養之則日長月盛閒居與見君子皆如此即是擴充四端功夫可以保四海矣此章正是妙處慈湖疑之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爾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

中無實體則所謂卓爾躍如見其參前倚衡者何耶皆屬虛無了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爲學者立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一以分爲

起意則皆寂滅矣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爲用意爲非道眞禪學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世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

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天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

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
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轉了為道而遠以附會其無為之說老氏之宗指
孟子言舜傅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
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之精一之學非傅說
厥德修罔覺之旨也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
爾豈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己意禪者多
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是知行功夫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言氣即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即道即義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道在事爲義非二物也言非疵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眞者也人心即道

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
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
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
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
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
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眞而取
僞也此不可不明辯
成性存存之說何謂乎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
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唯曰忠

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來未嘗循迹名而
失一貫之實也
渾然粲然本同一體何嘗有異慈湖蓋未知道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
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
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則與言曩小而今大
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
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

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

孟子卽氣言道發千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爲意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美大聖神者皆意矣擴充四端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本大也而人自小之今養之復其本體爾餘見前辯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卽靜靜卽動動靜未殆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孔門得其門入者寡矣老子正與聖人門路背馳何

謂殆入焉者乎何其擇之不精也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

已與聖人大本不同何謂疵病大露乎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淸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

貫之之妙

同異一體不知同亦不知異又豈知一貫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邪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矣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或失其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若然則是知覺運動蠢動含靈皆精神也運水搬柴皆佛性也慈湖何以讀非聖之書而不精擇之甚乎知言是

頭一着事豈宜草草豈謂俟心通道明然後讀書乎
非聖人之言知道者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
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
幾學者不宜汎觀必遭悮惑
請慈湖以此自反可也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膚又疑其
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
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
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
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

一中豈云膚庸惟人心即道即心見性成佛爲可疑爾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句句似是然而不同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遽難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

沚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巳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縱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巳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

不用思爲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豈得中正之路說靜便不是終是說夢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未知一形字通上下說又未知道亦器器亦道而肆意排聖人之言皆屬妄而不自知也且又以明道之言傳差了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

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卽神神卽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

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以後學之意説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况又

裂幾於彼裂誠於此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為害道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比類言之以曉人爾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有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日有否繼否化否無意不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末辭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

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道皆芸苗改過未
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
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
耶自省其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
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
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
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已不省吾
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則無
體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滞自
不可至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

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爾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

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揠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虖聖人有如

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觀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卽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子慈湖取之以爲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徒悞己又以悞人誇耀不盡豈有遮者氣象豈默識之學大類檀經諸禪藉詞氣自不覺發出來

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

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

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

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

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

通故四靈役於聖人

開口便說神說靈說明說通道無精粗只揀精的說

非但無此理亦能令人可厭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

正心便是起意

然則一欲改過亦非一起意乎

卷五終

楊子折衷卷之六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太至[illegible]
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illegible]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
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
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
甚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
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刬除氣

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純善
雖則人之本心皆然失其本心故不得如聖人良如
良能亦人本心固有然天下孝弟者少不孝不弟者
比比雖以聖人有多少禮樂刑政立多少學問忠恕
篤行之教尚不能復其本體而云不待外學者賊夫
甚者也
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
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
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
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
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
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
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
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
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爲果中正之路乎果
體仁之實乎
又次言攻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名以攻過

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决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决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路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日日用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

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

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石只粉學術之差遂以爲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及能改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慢聽其言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

三

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
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
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
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
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
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
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始
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卽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
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心我荅汝卽是

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荅汝

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

急致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

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

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

求書故書

如此見解立地即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

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

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

吾師曰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此妄想耳非動意之甚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况於同邑君子翁彦陽

有爽濟之行非聖乎

種種只是此言誑聖何其容易許人何其容易也郎此便是不中正之精神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

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其讀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大道之不明也

此即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之說荒誕之語也慈湖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謂精神即聖可乎異端害道欺心欺人者也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其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政而

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
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從來見慈湖每每連篇累牘皆以心之精神爲聖觀
此乃知所謂精神者虛明也蓋聖則虛明而止謂虛
明爲聖則釋道家皆聖矣不亦悞乎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强人之
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
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
不能强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衆衆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未必悟所謂皜皜者何物徒取以附清明之說耶以邵程並稱未達也又以爲至矣而偏夫至則不偏又未達也獨以爲象山清明又未達也孟子良能良知又必待擴充達之天下乃爲仁義今乃便說是見成的聖人又未達也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惺向有微碍某剗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始終

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
覺則無礙礙則非一刻礙便能無間無內外終始作
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此得非言下覺乎雖顏子亦
不能亦必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竭才後乃見如有
所立卓爾又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慈湖談何容易
簡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清跋
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
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
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
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

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葢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閒居解亦詳矣敢於非古聖賢之書非出於動意而然乎

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畧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汩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辛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蘗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時循執守

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爲也

此其門徒所質疑者良是不動意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不可用矣只終日冥冥茫茫便是學矣可乎

辨慈湖解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爲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此下慈湖解志之所至至不可得而聞一節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于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提數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在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從至凡志之有所思爲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人自以爲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

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

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月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至雖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有以為可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

樂卽哀

亦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者不可作經作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邪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即止未嘗因人而生出許多支詞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人之言慈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於有思感無思感等款又遁詞也又云心無本體是又未識心也至於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詩言志志詩本是一事今以為二至悞矣其禮未有因詩而至者也哀樂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

說然未有哀反生樂者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
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
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
不覩不聞之道體不可見聞者也今以解哀樂不可
見聞全虛無了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
聞之矣敢聞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此下慈湖解志氣充塞至三無一節曰志氣卽天
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

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卽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

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水謂樂末作禮末行服末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矣至於無聲卽聲聲卽無聲無體卽體體卽無體無服卽服服卽無服之説愈遁而支矣

子夏曰三無吾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

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志氣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

此下慈湖解何詩近之至施于子孫而附以己意曰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

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寛極有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或其名者失其實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狗名與聲者或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曰聞四方果曰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白不可選也是誠

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故無服之喪也
卽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
降而功緦衰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卽匍匐救
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毀瘠一也
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卽人人卽天地卽日月卽
四時卽鬼神卽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
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
謂之本末則亦始從而謂之本末人謂之天則亦
始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始從而謂之地人
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

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
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
曰志有曰有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
不漂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郎哀
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猶名者之
所知也亦非猶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猶實無所
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
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
不知則知知太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淸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淸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淸也明

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
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
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
聖人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
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
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
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
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内恕孔悲其恕其悲孰

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非有得亦非無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何異何同昭然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
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
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强從容有常無服之
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其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
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明有無虛實一體也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二語謂心即是服則設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狂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

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兀子之有四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疊言之不過一理更無淺深何必多言慈湖附會之益見擇之不精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隮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嵩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

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下慈湖又覆解五至三無五起以釋天有四時至無非教也至終篇曰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爲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

爲是謂日躋爲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私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其如神也卽人卽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出雲宣

王未出而臨蒞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者聖人實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

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然
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胥致命俾成先
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曰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
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損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
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
心卽天地之道卽禮樂之原卽文武之德卽三伐
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
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
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孔子謂之仁能
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

應交作女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之謂醫家之流謂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常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時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顔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顔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

三無私卽一無私以爲三者不知道者之言也謂人與天地日月同體可也其理一也慈湖言人卽是天地日月則混矣知其渾然者而不知粲然者矣知理一而不知分殊者矣審如是則或有呼人曰天可應之乎擇之不精語之不詳矣又間居以四時風雨霜露屬天以神氣風霆庶物屬地不知天地一氣升降化生而無二非知道者也神氣貫徹天地而獨云地載神氣莫非神氣而云神氣風霆又云流形露生皆不成道理決非聖人之言矣慈湖擇之語之槩精果

詳乎其餘慈湖解通篇神異虛無之說且詩氣出自
櫝經又引王老夢而言益荒唐矣象山未甞有此言
也未甞道心之精神謂聖之語也學者慎之

門人江都葛澗烈在新泉氏輯

乾隆壬子年七月序

楊子折衷卷之六終